



现代快报

A26

2012.3.17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徐馨儿
美编 时芸 组版 徐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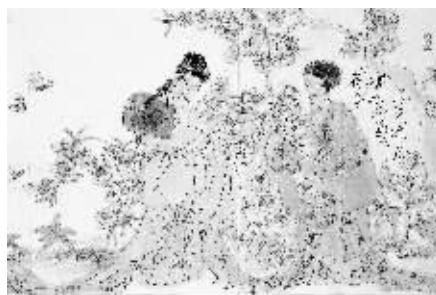
《少女与猫》

洒脱飘逸 如花如锦



杨春华，1953年生于南京，1976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版画专业，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研究生班，现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生导师、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委员。参加从1979年至2000年历届全国版画展，1983年获全国第八届版画展优秀奖。1989年获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银奖。从1979年开始参加各种展览活动100多项。

徐馨儿 整理



《佳人携春风册页之一》



《飞花似梦》

读杨春华的画，总让人想起一句俗话，那就是“巾帼不让须眉”。杨春华的廊庑是无比阔大的，其内心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，看不尽的万里江山和阶砌下的小花细草俱在她的胸间笔下。怎么说呢，也可以把画家的胸次比做是一个音乐厅，在这个音乐厅里既可以是琵琶、古筝、笙管和种种乐器杂汇在一起嘈嘈切切天外风雨般的演奏，又可以只容那一丝若无的风声，远远的一丝风声若有若无地吹过。如果画家只会一味地“画船吹笛雨潇潇”的境界，那就没什么好看。好的画家就要多样、丰赡、宽阔，他们的笔下，可以是钉寸小鱼喋喋唼唼地浮上水面，也可以是千山成壑气象万千地在纸上排闼而至。

杨春华的画中，有一种活泼的充沛的东西，颇感染力。它属于她的天性，朴实、有力，同时又比较洒脱。杨春华说：“我幸运我所生活的同行圈里常有讨论和启发，也有批评与鼓励，更多的是理解和欣赏的融融气氛。我很珍惜这种轻松自如的谈天说地的学术气氛。我画画前不作运筹，懒于思考。虽然心中装满图式，拿笔就画，总是画到哪算哪。我试过，想得太多，往往画不出来，我会依赖我们这里的学术气氛，也凭借着对感受的诚意，以此弥补思考的不足。”

在生活中，杨春华不囿于定型，在艺术上也似乎注定不会囿于定型：版面、油画、国画一样样在她的笔底川流不息，各种艺术的轻风时雨格外滋润着她，把她的笔下功夫开启得如花如锦。而中国画的直接表达，最合她的心意。

书法对于绘画的影响，让杨春华的画面线条飘逸、灵动、有韧劲，在画画的过程中，她体会到用长长的羊毫将线条提起来，把那种韧劲用在笔尖上。杨春华比喻说：“就像用红缨枪，能把茶杯挑

起来；就像拉小提琴，拉到最高音而不颤动。这就是最过瘾的感觉。”同时，杨春华更把书法引入画面构图所需，长长的主题作为画面的补白、背景或构图的需要而存在。“我把心经写在画面上，你看到的可以是心经，也可以把它看做是线条，或者就看做是一块灰色。”所以，看杨春华的作品，看到的是灵动跳跃的线条和缤纷响亮的色彩。

“我属于好动的、好奇的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山水、花鸟、人物都画，古代和现代内容也都表现过。从写意感觉上说，画人物时像花鸟画，画花鸟时像人物画，其实就是对笔墨工具的特性强调和中国画的形态塑造的理解。不过我对山水情有独钟，风云流动，千变万化，那种大笔挥洒、酣畅淋漓的快感最甚。”杨春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一旦君临画案，周围要起一阵大震动，笔在她的手里忽然像是要飞舞起来。

看杨春华作画，她的线来得极其随意，法度好像被远远地抛到了一边。看她在那里画人物，那轻罗的衣衫被她一笔一笔慢慢地穿到古典美人儿的身上时，你一开始根本就看不出她勾的是什么线，她笔下的线又不是画谱上习见的线，好像是她不要那些线和色彩来表现自己的心里所想；倒好像是，她的心情和种种想法排遣着色彩和线条，一种是从外到内，由色彩和线条渐渐把自己心情叙说出来；一种是从内到外，心情在排遣色彩和线条，杨春华是后者。所以，她的画是诗情的，主观因素浓重的，是心想，而不是外相。但这心相又抽象到让人莫名其妙，所以她的画上衣衫依然是衣衫，镜台依然是镜台，那美女子正在那里“照花前后镜”地梳妆。看她的画，解得开，满幅却又只是色彩和线条，这是画的真正魅人处，是读画的津梁所在。

灵动之美

□李小山

我曾经说杨春华的手跑在思考之前，是指她在画画时全凭直接的新鲜的感觉，而理性是不怎么起作用的。其实，这是一种类型，有的画家主要靠经营和理智的安排，有的画家却依赖于知觉和天性，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更喜欢后者，因为灵动一些，所以也鲜活一些。杨春华的画常给我这种感觉，有时候在她那里看画，往往令我惊讶，作品中透露出逼人的气象，无论是整体的布局，还是用笔、用墨和设色，都具有让人感叹的东西——显然，这是一个画家得以成功并继续成功的天然的优势。

杨春华的画基本上属于所谓的“文人画”范围。她在南京画家里已经是公认的重量级人物，比较有影响的画展和活动都绕不过她，说明这些年她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。我一直有这种看法，杨春华作为女画家，就她的气度而言，比很多男画家更壮。我喜欢看她作画时的状态，潇洒自如，一点不拘泥，不小器，而且很自信，自信之中又肯容纳他人的意见。当她自称小女子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她的作为有点像大丈夫。

在技巧方面，杨春华经过许多年的探索和磨练，已逐渐寻到了途径。她的用笔比较随意，用墨几乎是在不经意中完成，而设色可说是她的绝活。有同行对我说，杨春华画画，遍数越多越好，在别人手里早成了废品的画，在她笔下却成为精品，这真是一种本事。是的，杨春华常常在一张画上折腾无数遍，最后的效果竟然不错，她说她根本无意识这么做，全凭感觉。需要了，就一遍遍地加墨加色，并且冲洗洗，画面没有因为遍数多而变脏，我说她心里是干净的，所以画面再怎么弄也是干净的。